

海外学者散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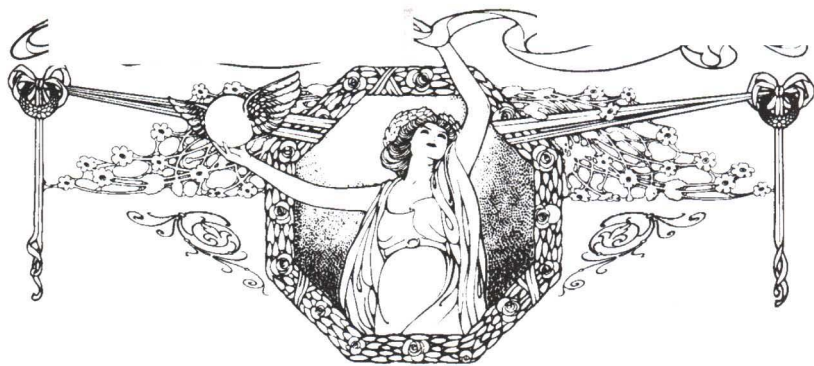
# 水流花静

● 童元方/著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海外学者散文



# 水流花静

◎ 童元方/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流花静/童元方著. - 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  
2000.8

(海外学者散文/陈子善主编)

ISBN 7-213-02065-X

I.水… II.童… III.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3411 号

## 水流花静

童元方著

-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  
责任编辑 李 宁  
责任校对 朱晓阳  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 
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 
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 
(杭州桐庐县瑶琳新村 3 号)  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  
印 张 7.625  
字 数 15.5 万  
插 页 2  
印 数 1 - 8000  
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 
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7-213-02065-X/I · 21  
定 价 14.00 元  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出版旨趣

对许多国内读者来说,海外华裔学人的散文作品所见不多,开卷自有一种别开生面的阅读效果。如今亲近学者散文已成读书风气,坊间亦看好所谓人文随笔、学术小品,抑或漫谈文化之华彩文章。学者既操散文之笔,其理性与睿智亦随之弥散于世,其议论处或作愤世警世劝世之语或有黍离之慨,激扬鼓荡,自有应合。然而,本社推出之“海外学者散文丛书”不同于平常所见者,由于著者文化境遇有别,同样以纯熟汉语写作,他们不像国内学人受制于现代中国之历史语境,而是在普泛的人文理性和知识背景中凸现个人经历之体验。较之国内学者,他们也许少了几分求索的焦灼,多了几分冷静的观照。思想的锐力如果说真正出于自由的思考,即便未能穿透世态,却也直指人心。

所以,我们很乐意将这样的文章推荐给读者诸君,以资借鉴。

这套丛书不定种数,不列辑次,已在编辑流程中的五六种将陆续出版发行。今后凡遇海外学人散文佳作,本社亦拟洽购版权,以飨海内同好。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2000年7月

# 初恋

——代序

每年十二月，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典礼，同时颁授荣誉学位。学生们说我的粉红博士袍特别艳丽，都很愿意我在会后与他们个别照相。为了不使我的学生失望，这一年一度的大会我总是参加。今年我仍是坐在台上的最后一排，不过四年来已从旁边的十四号升至中间的二号了。座位在高台之上，所以下面每一个人都看得好清楚。尤其使我高兴的是：今年九十的费孝通也穿着金、红二色的大礼袍坐在第一排。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颁给他时，我看见他圆圆的脸上，忽然嘴一咧，笑了。

我怎么会认识费孝通呢？当然是无从认识；但我又觉得好像是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中认识他的；而且还觉得相当熟悉。岂止费孝通，连李济、吴宓、陈寅恪、汤用彤，直到余英时等，我都是在那里认识的，而他们自然不认得我。

哈佛不知有多少图书馆，每座图书馆里面不知有多少藏书，成千上万的书籍又如何与一个在那里

求学的学生——都有交情？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看那么多书，虽然我每看一本，总是由封面至封底，又浏览，又摩挲的。与书本建立关系，这是我英诗老师江森教授（Barbara Johnson）的信念。我大概很受她这种态度的影响。可是哈佛之可爱是在于它的性格：你想找的书似乎总能找到。当我找到一本我想找的书时，必是唱起杜工部的名句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。并不是误用典故，“喜欲狂”确实是我当时的心情。比如，我很容易地就找到了五四时代的《新青年》，以及跟着来的《学衡》；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大陆上最具风格的《观察》，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后的《新观察》杂志。

也就是由《观察》杂志中，我知道了费孝通。随后的连锁效应又使我找到了他多次往访英伦的散文集。他的散文刚一开卷，你即感到如入雨后的林丛，清新可喜，精神立觉焕然。就是这样的认识使我在十二月九日坐在那里观礼之余，很想在会上与他谈一谈蕴藏在我心里的几个问题。而在我细听有关颁授费孝通学位的赞辞时，在一片冠冕堂皇的颂扬中，并没有什么和我想问的有关。

我所想问费老的几个题目中，有一最令人好奇的：

“杨季康不是杨绛吗？杨绛不是您的初恋吗？怎么演变成嫁给钱锺书了？”

我最近才知道费孝通、杨季康与钱锺书之间有过恋爱的关系，但这里面有一个时间问题，也有一个地缘因素。杨季康什么时候开始叫杨绛的？她与费孝通在东吴、燕京、清华三度同学时，都不是叫杨绛罢！难道是和钱锺书在一起之后，想起了钱谦益与柳如是藏书楼绛云轩？他们三个人均是著作等

身,可是却没有一个提到此事。最先提到的反而是位美国历史学者阿古什(R. D. Arkush)在哈佛的博士论文。阿古什是费正清的学生,他后来为费孝通作了一部英文传记。《费孝通散文》的编者张冠生在怀念钱锺书的一篇文章里曾有述及。此外,他又提到费孝通与钱锺书的另一渊源:那就是乔冠华曾找费孝通主持《毛泽东选集》的英译,费转而推荐了钱锺书。钱遂加入毛选英译的工作。在后来的一连串政治运动中,钱只下放到专职为“烧开水”的劳动改造,可以说比较轻,很可能是得到参与毛选英译的庇护。这个随第一个问题而带出来的问题更想与费老校对一下。所以典礼后的茶会中,一片喧闹的气氛里,看到费老静坐一隅,有如禅定,但却不时有儿女与朋友在旁招呼时,我好像“老朋友”似地闯了上来。

在问上面这个大问题之先,我要为了先使空气温暖起来,遂有两个“小哉问”。“费老,您是马林诺夫斯基(Bronislaw Malinowski)的学生,可是您写的文章有感情”,才说到这里,我看见他胖胖的脸上,嘴一咧,笑了。我又接着说:“有文采,倒像李维斯托(Claude Levi-strauss)的丰神。”他嘴又一咧。那一咧,嘴角好似连到双耳,而嘴形是半个圆弧,但却没有声音发出来。我立时想起美国卡通片中的雪人,为了陪伴受冻的小女孩,进了暖气房,因而自己溶化了。他那一咧嘴,有一种洪荒未辟的天真,让人忍不住想把一根胡萝卜,或是一支烟斗,让他叼上。

我在哈佛读到李维斯托的巨著《忧郁的热带》时,才知道人类学的名作也可以写成如此地雅人深致。那费孝通为什么不用他的散文之笔来写社会科学呢?终究是一种遗憾。

等了一分钟，仍是笑而未答，那就是以笑作答了。于是，我又问：

“费老，您跟丘吉尔过不去啊？”

这好像是我在读《观察》时，看到过费老的文字中有这类的句子：“丘吉尔说他身上流着的血有一半是美国的。”那是丘氏在美国国会演讲时之名句罢！费孝通好像挑战似地说：“美国明明是从英国而来，那么丘吉尔这种话，不啻是历史的倒流！”好像还有讥讽丘氏语近谄媚的字眼。在下一期的《观察》杂志中果然就有抗议的“读者投书”了，是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的。胡适说：“丘吉尔的母亲本来就是美国人，丘吉尔的血，不多不少，有一半是美国人的。丘吉尔如此说法，又有什么不对呢？”

费老听到此问后，既无引申，也不反驳胡适的看法，只是又一咧嘴，牵出卡通式的一个半圆弧。我的两个问题不同，他的答案却一样，都是以笑作答。我那最想问的是他的初恋，是他与杨季康几度同窗的情形，也就问不出来了。而此时，他突然伸出手来，口中也发出了声音：“谢谢你！”那手的柔软与脸的祥和，使我忽然想到了我的祖父。我不敢问我祖父初恋的爱人是谁，也就不敢问费老的初恋了。

想起典礼散场时，教授的队伍弯来折去的，我这排尾的竟看见排头的杨振宁教授迎面而来，又即将交错而过时，我喊：“杨教授！”他说：“唉呀！我没有认出你来。”他温暖的一握为什么也很像我的祖父呢？

不久前，香港的电视节目“杰出华人系列”访问了杨振宁。他在整个节目追求卓越的脉络之中，忽然天外飞来、欲说还休



地提到了自己在西南联大时的初恋，女同学名张景昭。他那“行将近而越起，口将言而噤嚅”的神态竟在电视屏幕上重现。比起费孝通的初恋，也许更笨拙、更失败、更窝囊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想起周作人用散文所写的《初恋》，那个初恋，不只是没有结果，甚至也没有开端；又想起屠格涅夫以小说所写的《初恋》，是一个十六岁少年由无从自制开始，到无从臆测结束。

那么，我自己呢？也是十六岁，一本小书上的新绿，使我由着迷而入梦。如今，风雨过后，初恋的梦竟然化为如此明媚的春天。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于香港中文大学

# 目 录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初 恋..... | (1) |
| —— 代序    |     |

## • 剑水流觞 •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剑水流觞.....          | (3)  |
| 一溯哈佛之源 .....       | (15) |
| 小舟子之歌 .....        | (26) |
| “泰坦尼克号”上的真故事 ..... | (36) |
| —— 韦德纳图书馆与哈佛大学     |      |
| 为什么没有莫扎特 .....     | (48) |
| 旅途私语 .....         | (59) |
| —— 过英法海峡           |      |

## • 一样花开 •

|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样花开 .....   | (73) |
| 两组北行的诗 ..... | (87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——文天祥与吴梅村            |       |
| 萧条异代却同时 .....        | (93)  |
| ——曹雪芹与袁枚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戏如人生 .....           | (102) |
| ——李渔的《比目鱼》小说及戏曲      |       |
| 洪业教授及其《〈史记〉三讲》 ..... | (120) |
| 难道是老舍编的讲义吗? .....    | (156) |
| ——文言文教学在哈佛           |       |
| 莘婆与茄菰 .....          | (168) |
| 秋风乍起 .....           | (173) |
| 风雪夜归以后 .....         | (178) |

## • 燧石之火 •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诗在水上,不在山间 .....     | (187) |
| ——瓦科特的诗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传统与实验 .....         | (194) |
| ——听希尼教授讲现代诗         |       |
| 燧石之火 .....          | (200) |
| ——听希尼教授讲现代诗         |       |
| 寻梦与话梦 .....         | (207) |
| ——《爱因斯坦的梦》译后记       |       |
| 举头望明月 .....         | (215) |
| ——《情书——爱因斯坦与米列娃》之中译 |       |

---

◇ 劍水流觴 ◇

—

◇

---



## 剑水流觞

在香港连夜收看“日不落国”在滂沱的大雨中鸣金下旗，三个星期后我飞到“日不落国”的剑桥。是星期六的晚上八点，还有很高的太阳。

我到圣约翰学院时，发现麦大维教授的信在等着我：他告诉我安排了星期日晚上学院的晚宴，要我到后给他个电话。电话里，他特别说：

“明天的晚宴比较正式，我得穿黑袍。”

“可是我没有黑袍”，我没有带哈佛的袍子来，何况哈佛的袍也不是黑的。我有些情急，来不及反应他的话，他接着说：

“你不需要，因为你不是剑桥毕业的。”

“那意思是我得穿裙子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可笑的问题？就是我带来的裙子也许有些短。”

“长短无所谓，只要是裙子就可以了。”

## 奈何桥与奈何桥

第二天我在圣约翰学院的门口见到麦大维教授，却略感意外。倒不是他字正腔圆的中文令我惊讶，而是他的笑容与笑声，怎么也有儒者的味道呢？

麦教授先把进门桌上一张印就的晚宴名单给我看，大致说了一下谁是谁，又特别指明说：“你的名字在这儿，好像是今晚唯一的客人。时间还早，我们从这回廊转过去，看看那扇门里的世界罢！”门开时，一片绿色，好像飞扑而来。竟然是蝶飞蜂舞，别有洞天。

走过从没见过的、那样柔细如绒的草坪后，我们来到一座小桥。这桥也可说是加了盖的回廊。人在桥上走，水在桥下流，有一两只小船撑篙而过。这就是剑河了！

麦教授说这桥叫“奈何桥”。“奈何桥”三个字，他又是用中文说的。我想：《西游记》里的桥跑到圣约翰来了。我的启蒙书中，就有《西游记》。孙悟空的“筋斗云”，霎时间十万八千里地翻到脑海里来了。

想起那唐太宗一瞑而亡，下到幽冥地府，等阎王对过案，太宗返本还阳、要出阴曹时，他发现走的不是旧路。判官说，阴司里但有去而无回，只有请大唐皇帝从转轮藏出去，顺便游观地府。于是过了阴山，转过十八层地狱，有桥梁使者引太宗从金桥而过，同时又有一银桥，桥上幢幡接引，是几个忠孝贤良之辈。再看过去是另一桥，吴承恩形容为“寒风滚滚，血浪滔滔，号泣之声不绝”，名曰：奈何桥。桥长数里，阔只三载，高有

百尺，深却千重。桥上出入的都是鬼，桥下却没有船。至于守桥的，不是牛头，就是马面。

麦教授见我半天没有说话，笑着又用英文说了一遍：“是 Bridge of Sighs。”

不是《西游记》中奈河水上的桥。

“这桥是仿威尼斯那座同名的有盖桥而造的。当年威尼斯的囚犯都是清晨处决，他们受刑之前走过那座桥，从桥上缝隙里看到最后的几道天光，只有徒唤奈何而已。”

眼前的这座桥，横跨在明媚的剑水之上，没有囚犯，也没有鬼神，倒是桥上仍有横栏，那是为防止大学部的学生进来而钉上的。

过了桥，又是一片绿野，而这一片比桥那边的更广阔。视线的尽头，横亘着一列楼，尖尖的拱形窗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在黄昏的光晕里，像剪影似的。象征圣约翰的石雕鹰，兀自默默地站在塔楼上。

草坪上种了很多好看的树，其中有一棵，是云杉。麦教授告诉我，根据生物演化的历史，世界上最早的树，现在还存在的，除了银杏，就是云杉。日本人最先发现这种树的化石，还以为已经绝种，没想到却在湖南找到了。有一棵不知怎么移来伦敦的植物园，学院里就分植了这一株。

大致说来，桥那边是都铎王朝的红楼，桥这边是仿哥德式的白楼。仿佛天井套着天井，楼又套着楼。一片茫茫的安静。倒不像是我在做梦，因为梦里不会出现从未看过、也从未到过的地方。



### 钦定本《圣经》与《五经正义》

饮餐前酒时，麦大维把我介绍给学院的院长——高德教授(Prof. Peter Goddard)。就是我一人穿着全白的西装，其余二三十位圣约翰的院士都穿起黑袍。随着高德院长，穿黑袍的院士，夹着一个白色的我，鱼贯成行，静静地飘进了大厅。谢恩祷告时，大家凝神敛气，我只听懂了“神”与“恩典”两个字。我还真学过些拉丁文呢，何以只听出两个字来？

不知是不是因为我只懂两个拉丁字，而其他好像咒语似的，气氛肃穆、庄严，甚至有一点阴森，使我真觉得有些害怕。可是，没想到一坐下来，气氛就立刻变了。我的右边是麦教授，左边是刚认识的法学教授。他六年前已经退休，可是经常拄着两根手杖，回学院里来。他说圣约翰对他真不错，退休了还有办公室。他整天在学院里走来走去、坐下起来的，口袋里的笔就不知掉了多少。他说：“圣约翰每个角落都有我的笔罢。”

他在知道我从香港来以后，转而问我：“你在中文大学教书，香港‘交还了’(turn over)，还是‘交接了’(hand over)，还是‘别的什么了’(whatever)的时候，你是在香港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是在香港，却是喝醉了(hang over)。”他高兴地笑起来，说：“还是你这个词用得好。”

我在想：英国人的干幽默多是落在咬文嚼字上，有时真是香港人所说的“抵死”。跟美国人所说的完全无稽的“无厘头”很不一样呢！

对面的那位看来很年轻，说起话来更年轻，旁若无人的样